



古今史論大觀後編卷之十六

江陰繆後珊先生鑒定

明太祖取天下之畧論

華亭雷璠編輯

熊璠宗

自古一代開創之君雲龍風虎翹首攀附蓋莫不有才畧過人之士首定大計決策數言為他日秦繡收功之左券淮陰侯登壇發策楚漢大勢瞭如指掌諸葛武侯隆中對三分鼎足之業已定於三顧草廬之中蓋其平日有籠括四海之志包舉宇宙之心故臨時借箸陳之取諸懷抱而裕如也獨明太祖起布衣成大業陶安劉基諸人要不過左右諸勳而太祖之特識遠謀有迥出諸人意見之上者夫自元政不綱東南半壁僭主竊號者所在而有當是時天下之大勢不在其主而在羣雄太祖先定金陵為之本於是興師四出掃蕩羣氛至元至正二十七年盡舉淮南浙東江西荆楚諸地蓋已有天下之半矣元將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輩分據潼關秦隴以西猝未易下然是時天下之要領又不在枝葉而在本根故舍之而去直抵燕都京師既定然後返旆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潰獨擴廓抗力不屈屢擾邊境燭火餘燼知其無能為也夫天下之勢如置奕然袖手觀之出失顛倒錯亂而奔以赴之猶敗唯明者審其先後緩急之用不差一著不亂一子而全局舉矣太祖之取天下蓋不失先後緩急之序者也且夫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安天下之志則泯泯梵梵生靈塗炭而天下仍不治彼志在子玉帛者無論矣即有剛果猛毅之姿銳欲收功立業而祇知爭城掠地以擴邊境不知深仁厚澤以培元氣終非圖王定霸之規不然如陳友諒之強張士誠之富足彼非不各挾一上人之志而驕溢奢淫殘忍慘刻卒之身名俱敗為世僂焉太祖遣徐達北征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戰爭所苦故命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寔有罪民則何辜大哉言乎真帝王代暴救民之盛心也夫審先後緩急以用

兵其才之所以定天下也不嗜殺人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其志之所以安天下也唐宋而降以匹夫為天子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太祖其殆庶幾乎

太祖封王諸子論

熊璵崇

自周以封建立國卒受制諸侯其後秦漢迭興或懲其弊而廢封建或仍其制而置封建獨明祖兼用二策而介於封建不封建之間夫周漢晉之封建也利與害參焉者也秦與唐宋之不封建也利與害兩不存焉者也而明之介於封建不封建之間則但有害而不見其利周自幽王以降國勢不振至東遷而晉鄭馬依子帶子朝之亂皆藉諸侯以定其位此封建之利也漢王莽篡而光武起於南陽董卓曹操亂而昭烈起於涿郡晉五胡倣擾懷愍蒙塵而瑯琊王睿江東嗣統之二代者亦由封建之故使支庶散布天下故光武昭烈元帝皆絕而復續亦封建之利也及其害也則周有射王中肩之鄭請隧之晉閭鼎之楚而天子亦僅守府漢七國構難而兵連不解晉八王樹兵而自相魚肉則封建之貽害也此謂利與害參焉者也秦與唐宋之不封建也等天潢於士庶不私尺土有急莫收价人維藩之益平時亦無尾大不掉之虞此謂利與害兩不存焉者也明太祖監於此封建則勢在列國而共王建空名不封建則薄待本宗而一人成孤立於是大封諸子秦晉燕吳而下凡二十四王蓋以為愈於秦與唐宋之孤立無助而攷其封建則唯是食租衣稅除所轄護衛親軍外不能徵調一將黜陟一官又謂更愈於周漢晉之勢歸列國庸非有利而無害乎乃其後土木變起諸王不聞興一旅之師慷慨勤王又其弊則燕王以分封北平直據天位而漢王高煦廣通王徽燂安化王寘鐫寧王宸濠先後踵起戕殺命官震驚遠近朝廷命將勦滅之乃止則利不什一而害種種矣然則太祖之依倚於封建不封建之間者其失策較周秦更其美明有封建之名無封建之實當日葉伯巨所云分封太多者何也蓋太祖寵愛諸子車服儀仗皆踰常制故一

則曰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再則曰益秦晉燕三府護衛蓋就王之一身張大崇侈之耳而權勢固不屬也萬厯時福王之國賞賜踰巨萬帝盡括積年礦使稅使所收珍奇予之而宮中蓄積一空張居正當國告假回籍所經過省郡藩王邀其入府一飯以為榮則所謂崇侈其身權勢不屬有其名而無其實者其弊竟至如此嗚呼明季流寇之禍慘及親藩崇正十四年賊陷河南福王遇害而襄王唐王崇王荆王楚王相繼見戕於賊蓋事權不屬兵枋不膺寇至則束手待盡并不能如庶人之得自謀去就以徼倖餘生豈非封建不封建之名歟也哉諸王之不祿不謂太祖之貽謀不臧不可也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陳祖范

異哉高帝之用人也識方孝孺為異人而曰吾不能用留為子孫輔太平僅除漢中教授擢解縉為御史及縉詆袁泰之姦又慮其少涵養將為衆所傾遣歸諭曰大器晚成其益進於學行大用爾夫賢者之於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留之為異日用也觀縉所上封事指帝之闕失可謂切矣非學既有成者不能道也監察御史以糾惡擊邪為職諸御史欲糾袁泰無敢執筆縉獨奮然為之可謂能舉其職矣烏得謂少涵養邪且賢者必忤於不賢所賴君上保持之耳何衆傾之足慮若逆慮其為衆傾也而先罷去之是賈生不待譖於絳灌而長沙之謫乃漢文帝之所以厚賈生而玉成之也豈不謬哉幸而數年之間縉未死而復用於文皇耳倘不幸早死則奈之何相文皇未幾忤高煦斥交趾繼又以趙王之讒下獄以死是信乎其為衆所傾矣夫不為衆傾其人必不賢為衆傾又咎其少涵養然則所謂涵養者必周容而說隨者也窺帝之意豈真慮其為衆所傾哉誠恐置之於朝屢發其敢言之氣批吾逆鱗則旋就誅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無殺賢士之失帝亦可謂巧於藏拙者也孝孺之學正大純粹又進於縉而欲留為子孫輔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馬上治天下安事詩書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觀高帝

之手武臣宿將誅夷殆盡所任者大抵貪鄙嗜利之人可以筆管而驅使之他如宋濂王禕不過備文學
製述之末而已有能傑出於其間而講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已而用之也若謂留賢以貽子
孫所以愛其子孫孰與夫用賢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於不可勝用之為尤愛其子孫也嗚呼以高帝
之英明果毅使能虛已納聰而倚任一二大賢一代之治雖軼漢唐而幾三代不難焉何至身甫沒而燕
難發同室操戈而天下之士被其毒哉

建文帝論

楊椿

事有今與古適相類而其寔不類者漢七國明燕王是也七國之反以誅賊臣鼂錯為名燕王之反以討
姦臣齊尚書黃大卿為名類也而其寔不類漢誅王連城數十大者五六郡然國無見兵兵非漢虎符不
得發故其反不易吳王之削地以驕溢趙王以過謫楚王以私姦服舍膠西以賣爵有姦皆非舉兵先反
亦非有上書告變者也鼂錯云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者臆說也及削吳會稽
豫章郡書至而諸侯合從而西矣晁使削地之令不行七國奚自而反哉明制諸王各有三護衛衛有十
所所有軍一千二百人又有子弟餘丁又有園子手二千四百人又有私募壯士又有上賜逆北降人蓋
不待徵發而數萬之兵已集其將則指揮千戶而下大小不下千人訓練則一月十餘次南征北討軍中
賞罰皆便宜處分在國節制文武吏士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為之意周王之反也次子有慟首之
齊王之反也府人曾名深發之相燕二王前既有周同謀後復與齊構逆與七國反出於錯之臆說者異
矣周齊既廢湘王自焚仍謚為王燕復置不問未幾燕府護衛倪諒又上變百戶林玉鄧庸證之夫曾子
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況強大藩王告變至於再至於三乎惠帝尚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護衛第遣
中使逮其首謀燕王不思自咎遽聽張王未能之言誘戮守臣稱兵犯闕與七國削地起兵者更不俟矣

燕王亦知弗順託言祖訓朝無正臣訓兵以清君側以愚天下耳目韓郁楊砥羅義信之上書請息兵講和以篤親親之誼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漢文仁君也淮南王與大夫但謀反則召至長安廢之齊北王興居反則遣棘蒲侯柴武討之七國既叛袁盎請斬鼂錯以罷七國之兵而周亞夫所將三十六將軍軍益未敢請罷之也則討逆非不親親亦明矣羅義一戍卒耳其人本無足責韓郁楊砥身為朝臣不能為惠帝預籌弭變之良策又不能出制勝之奇謀而乃一請講和於淳沱既北之後一請罷兵於初圍北平之時是管蔡可不誅而亡國興居不必討矣不亦左乎同時高巍所言視郁等近理然分王子弟亦賈誼主父偃之陳言於惠帝時奚益哉或曰代岷二王降為庶人一流於漳州一幽於大同何也曰此燕王檄文之誣諸裨史仍之耳代岷二王驕恣不遜惠帝特小懲之未有削爵及流與幽事也太宗寔錄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巳太宗即位七月癸亥遣都督袁宇整肅雲南兵備賜岷王書凡事可與宇計議而行夫岷王果流於漳自漳至京自京反滇動逾數月宇至雲南安得即與梗計議也永樂元年五月丁未復賜書岷王朕即位初召爾還京宿習不至使岷王在漳聞命自當速行尚何宿留之有今乃以宿留責之以不至罪之是岷王未流并未廢仍王雲南可知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同知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伏誅劫制云者猶漢齊北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淮南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為漢也蓋代王在洪武中嘗從燕王北伐燕王欲以誘甯王者誘代王取大甯者取大同不意代王為陳質之功也謂之幽代王可乎使惠帝欲幽代王自當與周齊兩庶人同幽京師不置之大同矣裨史又言岷王錮於雲南其謬亦猶是耳或曰燕王檄文齊尚書等囚繫燕府奏事百戶華楚燬煉令其誣王造反以金帛賞岷王左右誣告岷王審爾則諸府告變得非皆以威脅以利誘者乎曰他府且不必言有勦為周王子其告變也豈亦可威脅可利誘者乎燕王稱帝後諸府告變無歲無之周齊代岷尤甚豈亦皆誘之脅之者乎乃

元年削代王護衛亦削儀衛司亦革又明年齊王廢又明年晉王廢又明年谷王亦廢又明年周王幾廢護衛盡去其他秦寧永興高平平陽諸王受譴者不可勝計曾是篤於親者然乎崔銑云建文務滅懿親齊黃誤之希直敗之諸君死國之忠不足贖亡國之罪近作史例議者亦云建文不用韓郁之言剪除諸叔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是何不舉永樂間事觀之也銑等之言過矣宋馬貴與有言封建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明太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是何異執孺子之手而授之利刃復教之剗刃之術欲其操刀無割也得乎然則靖難之師咎蓋不在惠帝並不罪燕王直謂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耳自是矯枉過甚諸王不與政事言及兵者罪之不再傳而宗室殫微勢望俱削名雖親王不為士民所尊與漢末諸王無異傳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昌足怪焉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蓋嘗怪明惠帝寬仁慈勤政愛民夙夜孳孳求治如不及乃以君伐臣以順討逆不三載而廟社忽諸及讀太宗寔錄言帝倚信閹豎與決大事進退大臣參掌兵馬又未嘗不心疑之今以帝事見於太宗寔錄者觀之而知其說非無自也燕王之將反也帝遣內官逮其同謀逮者未獲而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反為燕王所戮一也耿炳文滹沱之師討逆之始也內官還朝炳文逆之郊外燕王用間往襲禽左右副將軍參將而下若干人二也盛庸敗燕王於東昌檄南北諸將水陸邀其歸路燕王幾不得脫至深州真定監軍內侍長壽見執乃免三也靈璧之敗內官被護者亦有四人四也燕王既即尊位文武官內官守城者俱詔回京則惠帝時不特內官監軍而且有鎮守矣五也夫名將如唐李郭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尚有相州之敗唐肅宗代宗信用李郭程元振魚朝恩譖之皆俛首而不敢抗況將非李郭任將未必如肅代者乎則雖與決大事進退大臣未必如寔錄所云而軍政未有不為其所撓者矣釋史言中官

出使暴橫惠帝懲之因密戴燕王許為內應促其引兵直下寔錄言金川門啟帝左右惟內侍數人帝自焚燕王中使出其屍於火中是靖難師以宦侍始以宦始終宦侍者燕王功臣惠帝之逆賊矣或曰惠帝留心載籍厯代宦官之禍豈不知之胡乃至於此曰此開國貽謀未善惠帝仍之未改耳曰寔錄言太祖不許宦官典兵預政言及朝政者斥之裨史併言不許宦官識字而子言貽謀未善何也曰太祖寔錄洪武二十八年皇親國戚有犯之家法司毋得擅逮終明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遵祖訓也內官之逮燕王同謀非惠帝過矣洪武十一年楊仲名征五開洞蠻命內臣吳誠詣其軍尋復遣奉御呂玉詣之觀兵閱勝凡有方略乘機而行然後遣使來報則二人雖未命為監軍而勢與監軍無異他若遣使通好於元丞相納哈出復通好於元丞相驢兒是以國信使之任畀之矣諭下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酋長是以經略招討使之權授之矣陳能弔祭於安南趙達朱福祭暹羅故王慶嗣位者是外而行禮海邦矣送高麗流寓人還其國送元諸降王於耽羅國諭罷中山三王之相攻賜磁器於真臘諸國報安定衛入貢者是遠而將命四夷矣趙成為朵兒只班所害是甚而激變諸羌矣覈天下稅課不如額者是委之會計矣梁岷易馬於琉球趙成市馬於河州而鼎慶童易馬於番族是命之市易矣皆政所在帝使之則安得不預帝命之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內臣出外見之帝切責丞相右丞相汪廣洋以是冬十二月貶海南至太平賜死復遣使斬之明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族誅丞相之官自是不復設雖汪胡始禍不止於此而丞相死生廢直內臣亦得以一言啟之蓋十年夏內侍之斥還鄉者以非上所問遽言之耳若問之未有敢不言者也監司局庫諸官有常員者數百人無常員有品秩者長隨奉御之屬不可勝數間考其職之所掌神宮監園丘郊社署則古典司宗祏也司鑰庫則古掌北門之管也宮門承制則古出納帝命也紀事司則古記動記言也御馬監則漢奉車駙馬兩都尉駙駘丞華諸

監也宮城守門官則漢兩宮衛尉城門校尉也內承運庫則漢少府水衡都尉也尚寶監則漢尚符璽郎也何莫非政何一可不識字為之者乎而內官監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掌之則焉有不許識字之禁乎十七年十二月安南貢闈監三十人二十四年三月索闈人二百於高麗則非獨中國刑餘為之且多來自異域者矣十七年七月詔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母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則時非官守擅用文移者已有之二十年四月詔自今內官內使出使者守門官引奏然後行則時非上命矯旨出使者又有之宦官之橫矣待惠帝時哉曰太祖不罹宦官之禍惠帝受之何也曰太祖用法嚴且出之以斷故不敢甚肆惠帝御之以寬斯禍結不可解矣且其朝夕密邇於帝側也帝有舉動皆得窺之帝有謀議皆得聞之帝既寬之於平日忽欲嚴之於一時有不怨且懟者乎燕王薨薨焉誘之以巧言結之以美利有不傾心委輸者乎則其為帝患蓋不止監軍鎮守及促燕王南下而已燕王以其忠於已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為成憲即偶有誅譴而威柄既遷不可復收馴至崇禎末太監杜之秩開居庸關以納李自成自成至彰義門大監曹化淳又納之愍皇帝遂崩於煤山矣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從來人臣欲行曹馬之事其下未有不先為華歆成濟者也惟明建文永樂間事野史不傳國典不載其言出亡者王鏊守溪筆記祝允明九朝野記鄭曉吾學編及凡稗官雜說是也言自焚者寔錄一書而已出亡之說王世貞始疑之本朝朱檢討彝尊王尚書鴻緒辨之尤力而自焚則置之未究今以寔錄及他書質之寔錄云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闔官自焚上望見宮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夫燕王起兵以來甘心於帝者非一日矣金川未啟先遣騎兵千餘取周齊二庶人於拘所而方正學之執皇城京城之守已即在此時反置帝不問必俟宮中火起而後遣使往救乎且其至金川也直入見帝可耳而乃四王並轡至門下馬握手登樓復何待耶

金川大內頗遠望見烟起何以即知宮中救火不遣他人而獨遣中使又何為耶竊意燕王中使蓋不待宮中之火早已有人大內勸帝出迎或逼帝自盡者矣我何面目相見為勸迎者言宮中之火非帝自焚乃中使迫之使焚或帝自盡中使舉火以焚之耳寔錄於帝書左右惟內侍數人於燕王書急遣中使往救是惠帝死生惟內侍制之燕王意指惟中使將之而謂惠帝尚能令中璫代死如建文編年所云由地道出亡如九朝野記所載者乎且左右既悉散矣又安有程濟等五六十人在帝前議從亡如紀事本末所記也憲章錄云代焚者馬后燕王入宮詰問宮人內侍皆指后屍為帝屍夫出帝屍於火中者燕王之中使也燕王以為可信而遣之肯指后屍為帝屍乎何待問帝之宮人內侍乎奉命救火決非一人又誰敢隨聲附和同為欺蔽者乎焚者何人大內何地中使既謬以后屍為帝屍燕王復懵焉而不覺燕王文武諸臣亦竟莫察其非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且以后屍為帝屍則后復何往其言后存歿無考者後世革朝志諸書耳若果尚存當時有不蹤迹其所在者乎嘗攷天順初事大約倣永樂間為之徐石奪門之名張玉等之奪九門也欽天監請革景泰年號永樂麻之去建文也稱吳太后為賢妃興宗之仍為懿文太子也景帝為太監蔣安所縊猶惠帝之崩馬后之歿即汪后之賜死也特汪后以李賢諫沮馬后無沮之者耳國家骨肉參商習為故事禍竟烈於曹馬人更毒於歆濟有如此哉四百年來或云行遁或云自焚悠悠之口孰從而辨之抑亦孰忍辨之哉

成祖論

楊椿

古之得天下者有正有譎正者仁義譎者假仁假義是也燕王則仁義不施而詐譎權變之術勝固不可謂之正并不可謂之譎論者或稱其神謀睿算成千古所無之功或稱其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變化出沒不常更有謂拘攣之行非所論於上聖之主者夫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言之狂悖事之乖

逆今且不論第以用兵言之觀諸稗史濟南之戰東昌之戰小河之戰齊眉之戰燕王之敗北特甚實錄
皆諱言之然於濟南曰五月丁丑率師往濟南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還圍師北平則困
於濟南可知矣東昌曰張玉戰歿上猶未知昏暮就陣執敵卒訊知我步軍已退遂還營則東昌之狼狽
又可知矣小河齊眉二戰相去不過數日小河曰四月丁卯陳文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陳文戰歿齊眉
曰甲戌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乙亥諸將請渡河駐營觀豐而動則官軍再捷燕王諸將懼而欲
歸更可知矣他若陳亨受創於鐸山王真自刎於肥河寔錄或僅紀之小傳或竟畧而不書且有敗而稗
史亦未載者不可勝計至其勝則一本之於詐懷來之克以護衛軍家屬招之甯王之執以兄弟情誘之
松亭關之破先用間以除卜萬繼用術以誅陳亨西直門之下唐雲易服之功潯沱河之勝張保偽逃之
力蓋無往而非詐即無往而不勝而耿炳文之守真定鐵鉉之守濟南陳質之守大同吳高之守遼東趙
清之守彰德徐安之守鳳陽梅殷之守淮安皆不為其所詐故燕王或去之或避之或間之而謂孫吳之
智韓白之奇止如此哉南效日大詔天下六戰皆自矜不世出之功也以寔錄考之埧上滄洲襲耳非戰也
白溝夾河藁城皆岌岌乎殆哉非天假之風能保其必勝乎靈璧之三砲蓋其時詐益甚間益多故得為
此以誤福軍耳否則平安之勇三軍之眾左右副總兵而下文武大小諸臣能悉為其所禽哉蓋今之寔
錄料敵制變戰勝攻克之詞皆出使臣之粉飾殆未可深信而其屢瀕於險有不可諱者則惠帝文武諸
臣政未可輕議也而國權謂建文帷幄之算惟務兵多折衝之寄各求僥倖明史例議謂建文內無謀臣
外無猛將豈不謬哉或曰建文諸將咸懷二心臨陳甘為所縛或有如朱鷺所云者乎曰諸將從太祖百
戰之餘豈盡甘心從逆宋忠謝貴孫泰俞瑄燕王書檄中斥為反賊為逆賊卜萬朱鑑檄中皆言磔死徐
輝祖之罪免陳質之被誅瞿能父子彭聚莊得楚智皂所張之死於戰寔錄皆明書之馬宣潘忠楊松蘇

獄崇剛寔錄祇言生禽裨史記其死甚悉其他見於裨史并裨史亦未見姓名湮沒無存者尚不可勝數
今以徐增壽之最効勤誠鄭亨蔣玉房勝房寬趙彛郭亮王禮陳瑄童後之望風納欵失職諸人之貪位
來歸遂概以二心目之豈不寬哉曰謝貴忠矣其與張易輕身赴召豈得為智曰召貴易者朝命捕反者
之內官非燕王也內官將命燕王若禁不與貴易可以抗衡今既予之且依所坐名予之貴易猶可有他
辭乎尚乃遲久不來安得謂之不智內官與燕王通謀貴易不知也內官召貴易貴易不來內官有不以
帝命迫之以失事機要之燕王此時有不返躬引咎謬為從命者乎而謂可逞其私智毅然卒不至乎貴
易死九門猶未肯下從兵伏兵及列隊於市與在王城左右者張玉等力戰終日乃定則二人豈真疏於
防患而乃以淺謀自斃責之烏足服九原之心乎燕王陰謀詭迹寔錄雖未敢詳然內結宦官外通韃靼
上誘諸王下交叛將約略已有可見其後李得成薛嵩復命皆為燕王游說谷王穗李景隆茹瑺王佐使
還遂有開金川門之事燕王之有天下始終以詐而已矣然則詐固可恃歟曰詐不可恃所恃者天助之
也燕王之每戰也常以一身當先或率數騎殿後白溝河還營從者惟三騎夜深伏地視河流以辨東西
始知營之所在夾河既暮以數十騎逼官軍營宿而兵刃不及膚革無傷裨史言帝屢詔諸將無使朕負
殺叔父名故諸將皆不敢殺夫白溝之役三易馬三被創薈城之役矢集於旗者如蝟毛而燕王之身卒
無一矢豈諸將奉命射旗不射將射馬不射人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實為之建文帝謀略雖雄驍勇
雖衆奚益哉後之人奈何徒以成敗論也革除建文年號明代諸書俱言之甚有稱建文時為革除年間
者余考之不然寔錄四年六月己巳燕王即皇帝位翼日庚午命今年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
大赦天下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云今年者明六月己巳前尚為建文之年六月庚午後方為
洪武三十五年也蓋成祖不欲於秀夏改元又不欲用建文年號故於即位後仍以洪武紀年猶後漢高

祖改晉開運四年二月為天福十二年非并從前開運年號盡革除之也赦詔中有建文以來又有建文年間後凡詔辭敕諭語及惠帝或呼建文或稱建文君諸帝寔錄於惠帝事及諸臣逮事惠帝者皆書建文間天順元年釋建庶人之囚書釋建文君子孫則建文之號當時未嘗諱之也萬厯十六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大學士申時行以成祖寔錄首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為未嘗革除之證同時王尚書世貞本朝顧處士炎武王尚書鴻緒俱主申說世貞謂儒臣淺陋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寔錄之前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書之則其義未盡也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太后大漸召問楊士奇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請修建文寔錄太后云建文年號厯日已革除之乃知所謂革除者永樂間之欽天監見洪武三十五年之詔遂於所進厯日不敢復書建文盡妄改之為洪武成祖悅其如是未之禁於是諸臣奏疏有司文移始皆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稱寔錄三十五年八月壬戌禮部言大統厯例在先歲九月朔進呈比因即位之初造厯未備請以十一月朔進從之命著為命亦未言革除建文年號也史臣未奉革除之令故於寔錄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不敢正欽天監之失故不書年號惟於四年六月庚午詔下之日始書洪武三十五年而六月己巳燕王即位之日則尚屬之四年此史臣紀寔而後之讀之者可曉然建文年號之未革除矣故為之論以補申顧顧王之說所未及

自古易代之際忠臣被戮未有如明永樂初之甚者也而方黃等尤著蓋稗史言方孝孺宗親死者八百四十七人九族外親之外親謫戍絕徼者無算死者復千餘人黃子澄宗族死徙者六十五人母妻二黨謫戍者三百八十人練子甯宗族誅戮姻戚論死者一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胡閏族死者二百一十七人外親及宗族之外親以至宗族外親之外親平居交游師友隻字相通死徙者又數千人茅大芳妻張氏胡閏妻汪氏斃於獄皆命以飼狗孝孺及高翔先墓被燬以高氏先人骨雜牛馬骨焚之揚其

灰嗚呼何其酷也顧其中有可疑者劉璉黃子澄墓志上令引江西所錄子澄族人及外親齊至哀號大
慟子澄終不屈朱國禎明史概籍孝孺宗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妻二族九族既戮亦
皆不從乃及其朋友門生為一族並磔之夫孝孺台州甯海人子澄袁州分宜人南京去甯海一千三百
餘里去分宜一千八百餘里所逮之人遲則數月速亦必踰數旬文皇以六月乙丑入金川門丁丑戮方
黃於市中間相去止十有一日能逮之如此之速乎而況外親朋友散在四方者乎及讀寔錄三十五年
十一月甲辰副都御史陳瑛請追戮黃觀王叔英廖昇周是修王良顏伯偉等上不許瑛後閱孝孺等獄
詞遂簿錄觀叔英家乃知方黃獄詞皆瑛所定且在方黃死後而非二公身親見之也裨史之不足據者
此也華亭王尚書鴻緒著明史例議言成祖開基英主野史欲表孝孺之忠極斥成祖之虐故為九族十
族之說以為永樂初年朋友尚為一族外親之外罪有連坐此立說之過也今考表忠錄文皇謂孝孺曰
汝不顧九族乎蓋恫喝孝孺之詞答曰便十族奈何則孝孺忿懣之語也其後株連既多門生朋友外親
之外親亦皆不免寔錄胡廣傳廣嘗奔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廣對言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為害是
外親何嘗不逮英風紀異云當時指為姦黨村里為墟復延及鄰邑故今有誅十族之號則雖無十族之
形而其毒更有甚於十族者矣寔錄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與姦惡外親有連今聞朝
廷已下本實籍沒臣家臣雖進士寔繫罪人應就繫上以其自陳并其家宥之夫與姦外親有連非外親
之外親乎彥以自陳得免其不能自陳坐罪者何可勝數而謂野史立說之過乎是史例議之作不特為
成祖諱并為陳瑛宥矣且成祖於建文帝臣也兩國交兵呼敵為賊惟諸葛亮出師表漢賊不兩立而已
建文元年十二月燕王上書於帝及傳檄天下皆指斥帝名以帝將宋宗謝貴為賊耿炳文孫泰俞瑄等
為逆賊此雖宋晉安王之於廢帝齊南康王之於東昏隋漢王之於煬帝未嘗敢爾而成祖竟毅然呼之

而不顧及帝崩而謚號無聞陵墓無所皇后太子皆陰置之於死少子及帝弟吳王則幽之於鳳陽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視太祖之謚元主為順帝封元主孫為崇禮侯相去豈不遠哉方黃等忠義自矢奮不顧家陳瑛等助君為虐故其禍為古今所未有尚論者見之惟咨嗟歎悼付之不忍言可耳何必曲為之辨謂其事為野史之增飾詆其言為流毒萬世也哉

成祖北伐非義兵也亦非應兵謂之忿兵可耳元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坤帖木兒益衰弱復國號韃靼自稱可汗其臣猛哥帖木兒據西陲號瓦剌王俱未侵明境亦未通使於明燕王起兵即皆與之求助又招其叛人為羽翼寔錄二年二月丁未韃靼國公脫列干司徒趙反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刺帖木兒自沙漠率眾來歸是燕王所招韃靼之叛人也二年二月癸丑謀報北寇將侵邊燕王詒書可汗及瓦剌王是韃靼以納叛來伐燕王詔書請和也三年十一月辛未韃靼可汗始遣使來輸款諱之也其時大同守將陳質遠東守將楊文皆在北平肘腋燕王故厚結韃靼以擾之令二將不得來侵且以絕二將之所與燕王始可南行而無畏此與唐高祖稱臣突厥藉其士馬為聲勢又以防劉武周事適相類明年天下大定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成祖益招亡納叛授以爵秩結以土田錫以姓氏且即擇其狡黠者為使稗間其部落鬼力赤死本雅失里立因欲招本雅失里為臣韃靼安得不怨更安得不怒則其拘留使臣或囚之或殺之宜也且其國為可汗謀者其始責報必如突厥之於唐高祖其後歸曲而直責以成祖為負義侯為通逃主未可知也寔錄特未載耳郭驥死五將歿而成祖自將之兵不能不出矣八年幹難河之役本雅失里阿魯台已西走僅命將焚其輜重收其牲畜降其餘眾而已詔天下以大捷矣十二年戰於忽蘭忽失溫瓦剌馬哈木兵頗盛中軍鄭亨中矢走左右二軍亦不利捷書云師至撒里怯兒敵兵迎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刺河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飾辭非寔事也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皆不見阿魯台而

還而二年詔以移師敗兀良哈二十一年以納也先土千降宣示中外二十二年成祖崩於榆木川矣夫阿魯台馬哈木非堅敵也以天子之尊勞師費財以勝之尚不可為後世法況屢出而無功乎幸馬哈木阿魯台相攻擊諸王子復爭立故師行得以無患耳曷使二人解讎結約合而為一或角之或誘之或迫其前或絕其後或襲其左或擣其右明兵雖盛有不潰敗者乎古之智將因糧於敵然後軍食可足韃靼在漠北之野何糧可因而何食可足哉方師之初出也議以武剛車先運糧於塞外築城緣邊以貯之而中軍王友右軍劉才以軍士乏糧餓死甚眾受責矣其再出也忻城伯趙彞以擅殺餽運民丁盜買官糧被鞠矣其三出也尚書夏原吉方賓吳中以糧儲不足議請息兵原吉中下獄賓懼自殺命戮其屍矣自是分車驢二運每次用驢三十四萬頭車一十萬七千五百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而前鋒陳懋於第五出也師過答難納木兒河北抵白邨山以糧盡還成祖在軍中亦言兵法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乃自知而復自蹈之雖日遣人巡視諸營以自用炒糧均給之奚益哉夫成祖飢勞勿恤必以此毒天下者蓋習見太祖時常遇春之克開平徐達之擣定西馮勝之下金山藍玉之襲捕魚兒海皆所至成功故欲出而洩一時之忿且見彼中乖亂冀雪恥如唐太宗之臣突利而禽頡利耳特以師出無名不敢屢發降人乃爭言伐敵之利與義以達其欲大同興和開平萬全諸將或規塞外火光或見近塞遊牧皆詭言敵將入境請舉兵應之而五次之師方出其後子孫效之幸則為宣宗之寬河不幸為英宗之土木孰不自成祖作俑乎或曰迤北來歸絡繹不絕於道受冠帶奉正朔者遠或七八千里近亦不下千里可不謂威令行於沙漠太祖之肖子乎曰不然是非心悅而誠服亦非力屈而勢窮也李賢所謂以利誘之耳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方其未知賈市之利則頻招之以書來則厚奉之以貨去則遣使與偕以斬其再至或強其暫留皆降人謀也正統末瓦剌之禍寔基於此未幾他部入朝受

官者寇盜大軍之後重而降人在幾旬者咸劫民財抗官軍終明代以為常是威令欲行於沙漠反不能行於近效矣曰然則受也先土干之降亦非乎曰非也漢渾邪休屠二王各有分地其降也漢武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議者猶或非之也先土干以隻身歸明其在北則桀黠自負有不臣之心來歸則詔諛卑佞希朝廷寵錄二十二年之師寔也先土干一人啟之蓋黠胆之叛臣而明之蜚賊也余故備論之以為好太喜功窮兵黷武者戒

明景帝論

俞寧世

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爭之也父死子繼者萬世之經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權也然世治則論長世亂則尚功唐高祖起兵滅隋賴世民之力平定天下乃立建成為太子兄弟爭奪血流禁庭宋藝祖陳橋受禪謀出太宗故廢子而立弟然猶拘國有長君之說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太祖既定天下太子早薨而燕王有功卒立建文故有靖難之禍夫有天下之功者方能受天下之奉未有他人竭蹶而已獨晏然享之者也宋王成器知之故讓位元宗卒安唐室且此數君以序則長以分則正然終不能奪其天下於弟者無功故也夫無功且不可而況有罪乎明室中哀王振秉政英宗輕身冒敵社稷幾危苟非景帝賢明于謙持重有明血食不待甲申而後斬也夫英有辱社稷之罪而景有安社稷之功則太子之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且夫景帝有少康光武之功而責之以叔齊目夷之節此固理之逆而勢之難也為謙者當明言見濟之當立急立之以安東宮明言見深之不當立速封之以藩王室使景帝於宮中修家人之禮而英宗於本國有太上之尊君臣之義無虧而兄弟之情日篤禍安從生哉劉聰寇晉元帝東遷不聞立愍帝之子為太子也金兵侵宋康王南渡不聞立欽宗之子為太子也夫邦家多難則援立長君及乎事定則奪之以與亡國之子天道人情不若是矣方英宗棲遲漢